足頭眼咀

人體各部份的名詞，如果拿來作動詞用，意義上就必然有些特別的了。

舉例說，足（FOOT）是用來走、踢、跳等等的，每一種足部動作，都是一個專有動詞，與這個「足」（FOOT）字，完全沒有關連。

但終這個「足」字作爲動詞用的時候，不是沒有，只是比較罕見，而且含義上亦與上面那一大堆走路跳等等都無關了。

最流行的一個，是「負責出錢付賬」（FOOTING THE BILL），亦即如普港市井但稱呼那個十分流行的名詞「頂飛」一樣。

又如「頭」（HEAD）字，變成動詞用，就有帶領之意，或朝一個指定方向進發。

像「帶領一個團」是（HEADING A CONTIGENT）；而「向北方走」則是（HEADING NORTH）。

用眼睛去觀察，假如是形容較長時間，也會用到「眼睛」（EYE）的動詞，亦即如普港市井但稱呼那個十分流行的名詞「頂飛」一樣。

又如「頭」（HEAD）字，變成動詞用，就有帶領之意，或朝一個指定方向進發。

像「帶領一個團」是（HEADING A CONTIGENT）；而「向北方走」則是（HEADING NORTH）。

客窗隨筆

歌齊●

了位地士的高抬司輸運

九日拙作題爲「支持半書侈品的士加價」，今蹤輪司還把的士作私家車論，大大提高其地位了。十幾年前，若十私家車不算侈書品，同文中擁有者亦不少，本版中即有一位如此。甚至先室也平側購一輛二手車帶我途稿還送我到每天去的最後一「站」，有時也接我回家；蹤爲她在上海學過車，再考牌不難；後以其他顧慮未果。近歲，私家車漸成奢侈品，同文中未實捧者已少，祇常在港島見駕芸駕駛而已！

十幾年前，有汽車而還僱司機者，才闊，有些業外朋友不僱司機，自己出外辦公多搭的士，車由太太用時爲多，假期同到郊外，先生也坐私家車了。近年不然，的士起價，常搭的士者的地位已高了。

當局對的士大加牌費與稅，引起詆軌，香港市民都同情的士商與司機，甚至包括有錢佬，例如十二日某電視台訪問的路人中，有一外省人即波士頓級，當然他有僱了司機的私家車。此事已獲初步解決，相信的士商在加牌價與稅上獲得當局讓步後，他們大概不致再要求收費加三成三。一成七也算了吧？那末，這加幅是常坐的士者不嫌其貴的。至于我們這些爬格子動物，祇能常搭運輪司所承認的公共交通工具而已，但大家已謙地下鐵是很直的負担，頗有爲之叫苦者了。

當局對大波士申請加價批准得快，我們很怕地下鐵方面再開口呢！

蕭、蘭、藍

昨天齊歡先生主張「在繁體字社會宜避簡體」，老翁也有同感。

簡體字，在戰爭時期普及文化，其積極意義是不容抹熟的，那時施有此需要。在和平時期，筆畫太多的，也不宜用；但這頭字不必採用「行政命令」也會自然淘汰。因此，漢字簡化，應該慎重從事，應簡則簡，不應簡則不宜勉強。

我舉一例：「蕭」字簡寫「肖」是最無謂的。文革前國務院公佈的律用「肖」了。至於辭典又如何？以新編「辭海」而言，「蕭」的聞字大部份用「蕭」，小部份用「肖」，何以如此不統一？當然有問題存在。恐怕是反對簡「蕭」爲「肖」的人很多。因爲簡「蕭」爲「肖」是太勉強了。

另一勉強簡化的例子是將「藍」、「蘭」簡爲一字「芏」。這也是文革前國務院公佈的簡字表所沒有的，新編「辭海」也不是這樣；但內地許多（並非全部）報刊將「藍」、「蘭」兩字簡爲一字，香港銀風者常鬧出笑話：「蘭」誤作「藍」，「藍」又誤作「蘭」。

簡體字表，「蕭」的簡體字是「蕭」，而不是「肖」，但內地報紙已一律用「肖」了。

曉角吹

醒

斜陽冉冉春無極

周邦彥（美成）的風流韻事很多，傳說他和宋徽宗趙佶，曾共戀名妓李師師。據說某日，周美成正和李師師歡叙，忽聞徽宗到，周某人只好匆匆地縮入李師師床下。趙佶和李師師調笑的情景，都聽入周某耳內，後來寫了一首詞，描述此事，爲徽宗知道，便借頭偕路將他轟出京都去。

周某臨行又寫了一首詞，此詞由李師師唱出，徽宗借才，便又召周美成回京。這段傳說，已有人爲之辨正，說是不可信。但無論怎樣講，李師師是當時名妓，風流皇帝微服出遊，她相叙，也未必無此可能也。

現將這首詞牌稱爲「蘭陵王」，詞題日名叫「柳」的，是周美成好詞之一，摘錄如下：

「柳陰直，煙裡絲絲弄碧。隋堤上，曾見幾番，拂水飄綿送行色。登臨望故國，誰識京華倦客？長亭路，年去年來，應折柔條過千尺。閒尋舊踪跡，又酒趁哀絃，燈照離席。暗花榆火催寒食。愁一箭風快，半篙波暖，回頭迢遞便數驛，望人在天北。凄側，漸別浦，根堆積，漸別浦，縈迴處，津堠岑寂。斜陽冉冉春無極。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。沉思前事，似夢裡，淚暗滴。」

這一首相當多字數的詞，對著離人，細訴心曲，當然不像柳永那麼通俗易懂，而格律工整，是加工炮製，可說是精煉之詞。但他也有些無謂的毛病，例如「風流子」之「寄將秦鏡，像換轉香？」之類，也是押昵溫柔的。

醒目詩詞

五絕二首

年關

今天非昨日，已不見年關。
每歲難難過，何曾有滯留？
但求關可過，勿記在心頭。

港九港物

外意

隔壁陳先生半夜三更才摸返家，原來他這晚到九龍一個朋友家研究馬經，準備週末入沙田馬場「搏殺」，誰知因爲發生騷亂事件，交通斷絕，無法過海返家，幸而半夜的士停止罷駛，他總算能夠坐的士歸家。

他一回來便找我聊海氣，說馬會爲交通問題而取消今次賽馬，使他全功盡廢。他道：「如此事情也會發生，眞是意外的。」

其實這是迎帝意外之一。當初港府宣佈狂加的士稅和牌費，也是令的士行業人士和一般市民大感意外的；而的士商發動大巡行大罷駛行動，相信也非港府始料所及，運輪司施恪也說的士罷駛不會持久啦！而最令人大感意外的是，竟然會因此而引發起一場大騷動，九龍過百事人受無妄之災，不知該要怪誰？

英國國會官港事務小組主席布力克爵士說今次騷亂無政治動機，這是否和年前的珠場騷動、平安夜中區騷動類似？香港看似平靜，却是什麼事情都會發生。

醒目詩詞

又見「大包」

茶樓點心的復古是「大包」。廣東俗語「大包」的確如此。據說，過去茶樓的食品，不是以世紀計算。

茶樓點心的復古是大件夾抵食的點心。澳門其實也是點心師傅的創作。茶樓每天出售的食品，不是以世紀計算。

茶樓點心的復古是大件夾抵食的點心。澳門其實也是點心師傅的創作。茶樓每天出售的食品，不是以世紀計算。

很多事情都會復古，時裝就是常常復古的一種，想不到茶樓的點心也復古，不過，這所謂「古」者，不是以世紀計算。

茶樓點心的復古是大件夾抵食的點心。澳門其實也是點心師傅的創作。茶樓每天出售的食品